

前漢書

冊五

前漢書卷三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陳勝項籍列傳第一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以賢智功之大小也師古曰雖次時之先後亦以事類相從如江充息夫躬與蒯通同傳賈山與路温舒同傳嚴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陳勝字涉陽城人師古曰汝南郡吳廣字叔陽夏人也

淮陽夏音工雅反屬勝少時嘗與人傭耕

謂受其雇直而為輟耕之壟上師古曰輟止也傭

之高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師古曰壟上謂田中

也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

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師古曰鴻大鳥也水居

音胡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師古

皆遣戍也曰閭里門也發閭左之人勝廣皆為屯長師古曰屯

為其長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

失期法斬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大各反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

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

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

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師古曰數音所今或聞無罪

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如淳曰扶蘇自

死或以為不知何坐而死故天下冤二世殺之師古

曰如或說皆非此言我聞二世已殺扶蘇矣而百姓

皆未知之故勝廣舉項燕為楚將數有功師古曰燕

事詐自稱扶蘇耳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誠以吾眾為天下倡

唱謂古曰倡讀曰宜多應者廣以為然迺行卜卜者知

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李奇曰

者誠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而勝失其

指反依鬼神起怪也蘇林曰狐鳴祠中即是也如淳

曰以鬼道威衆乎但用人事也師古曰李如之說皆非也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興起耳故勝廣曉其此意則爲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魚書狐鳴以威衆耳

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師古曰罾魚網也形如仰織蓋四

維而舉之音會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師古曰

庚音普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音步浪反夜構

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鄭氏曰間謂竊令人行也

也叢鬼所憑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文舍處旁側叢祠中爲之非戍人所止也叢謂草木岑

蔚者也祠神祠也構謂結起也呼音火故反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

指目勝廣師古曰指而私目視之○劉奉世曰按此則衍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醉師古曰將尉者其官本尉

廣字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醉師古曰將尉者其官本尉

耳時領戍人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

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師古曰挺拔也尉劍自拔出廣

因奪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

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曰藉猶借也第使也應

言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斬成死者固十六

七也蘇林曰藉假第且也晉灼曰酈食其傳第言之

外也晉氏意頗近之而猶未得漢書諸言第者甚衆

非也晉氏意頗近之而猶未得漢書諸言第者甚衆

第但也語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也今俗人語稱但

者急言之則音如第矣酈食其外戚傳所云第者皆

非且也耳義而戌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

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而得不必屑胃徒

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

右稱大楚師古曰袒右者脫右肩之為壇而盟祭以

尉首尉古曰以所殺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

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蕘蕘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

徇蕘以東李奇曰徇略也攻鉅鄴苦柘譙皆下之

師古曰五縣名也鉅音似峻反

竹乙反鄴音才多反行收兵比至陳師古曰比兵

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

師古曰守郡守也令縣令也○劉攽曰按秦不以陳
為郡何庸有守乎疑衍皆字又守者非正官權守者
耳

獨守丞與戰譙門中
晉灼曰譙門義闕師古曰守

守之名譙故曰守丞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耳樓

一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

譙之名譙陳與譙隣門去譙路者此

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桀會計事
師古曰號

將軍身被堅執銳
師古曰堅也

立楚之社稷功宜為王勝乃立為王號張楚
劉德曰

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迺以廣為假王監諸

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

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

數
師古曰聚
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
師古曰東

理志屬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殺嬰令

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師古曰即梁地廣圍滎陽李由

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師古

召也曰徵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鄭氏曰房君官號也周文陳賢人也

嘗為項燕軍視日晉灼曰張耳傳言相國房君是也周文陳賢人也

動之占師古曰古曰房君者封邑之名非官號也周文陳賢人也

視日如說是也曰事春申君相應劭曰楚自言習兵勝與

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

軍焉音師古曰戲水名在新豐東秦令少府章邯免驪

山徒人奴產子奴服虔曰猶今人之產奴也師古曰悉發

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弘亭

農東十三里魏武改為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

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

四在陝縣西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黿池黿師古曰澗

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至邯

鄆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

相師古曰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

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師古曰言為

異○宋祁曰按張耳不如因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

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師古曰徙居宮中示優禮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師古曰趣

急也音居力反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

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師古曰勿令使使

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

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師古曰重趙承秦楚之

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

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張晏曰卒燕地貴人豪

桀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

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

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

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以為

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

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師古曰縣名也後漢安帝

時改名臨濟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

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

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也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

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師古曰反謂回也勝乃立甯陵

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

周章軍已破服虔曰周章即周文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

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師古曰遺留也

悉精兵迎秦軍師古曰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

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師古曰

許也託言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

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

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

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師古曰

悅郟東海縣也音談章邯別將擊破之方劉歆曰按是時章邯

東海疑郟是郟字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

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

嘉銍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

等皆特起張晏曰凌泗水縣也師古曰緹符離沛縣也取慮

又音秋將兵圍東海守於郟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

將軍張晏曰監郟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

統師古曰不欲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

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

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

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

葛嬰十一月周文死也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師古

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師古

城父地名在城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碭諡曰隱

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應劭曰涓人如謁

也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

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別也涓涓音濁起新陽師古曰縣名攻陳下之殺莊賈復

以陳為楚初勝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

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為秦師古曰偽宋留不能

入武關迺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

至咸陽車裂留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秦嘉等

聞勝軍敗迺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師古曰之往也方與

縣名也方音房與音豫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

與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

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

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師古曰首事謂最先起兵田儋

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徼兵復

聚如淳曰徼要也徼散卒復相與番盜英布相遇師聚斂也師古曰徼音工堯反

曰番即番陽縣也於番為盜故曰番盜番音蒲何反其後番字改作鄱攻擊秦左右校

破之青波文穎曰地名也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

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為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

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

辯數乃置師古曰辯數謂自分別其姓名也并歷道與涉故舊之事故舍而不縛也數音山羽

反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師古曰呼謂大迺召喚也音火故反

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

者應劭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舍反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

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

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

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

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

為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師古曰不以付吏而防武自治之

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

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為勝置守冢

于碭至今血食王莽敗迺絕師古曰至今血食者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

敗迺絕者班固之詞也於文為衍蓋失不刪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章昭曰臨淮縣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

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師古曰即

城今項縣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

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

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

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逮請斬獄掾曹咎書抵

櫟陽獄史司馬欣以故事皆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

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相歸抵也已止也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

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師古曰言每有大繇役及喪

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

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應劭曰浙音折晉灼曰江梁

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

矣師古曰凡言族者謂族誅之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

鼎師古曰扛音江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秦二世元

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張晏曰假守兼守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姓殷

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
 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
 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
 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
 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胸籍曰可
 矣師古曰胸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籍遂拔劍擊
 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
 百人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府中皆讐伏莫敢復
 起師古曰讐失氣也音章涉反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為
 曉告之師古曰諭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師古曰四面諸
故謂之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為校尉候司馬師古
下也
曰分部而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
署置之
 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為會稽將

籍為裨將

師古曰裨助也相副助也

徇下縣秦二年

廣陵人召平為陳勝徇廣陵

師古曰召

未下聞陳勝

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為楚上

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

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

者故東陽令史

蘇林曰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史曰令史丞史曰丞史師古曰晉說是

也居縣素信為長者

也

師古曰素立恩

東陽少年殺其

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

師古曰適主

迺請陳

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

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

應劭曰言與眾異也

嬰母謂嬰曰吾為

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

師古曰乃汝也

宋祁曰今

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

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迺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

氏世世將家有功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

師古曰言以不材之人為將不可求勝也○我倚名

族亡秦必矣也師古曰倚依其眾從之迺以其兵屬梁

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於服虔曰英布起

號也如淳曰史記項羽紀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

羽自此更有蒲將軍也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之

若是一人不當先言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

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

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

大逆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

師古曰復來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

軍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栗師古曰栗縣名梁使

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

胡陵梁迺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

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於阬古曰陷之還報梁聞

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

鄭人范增晉灼曰鄭音剿絕之剿師古曰居鄭縣名也地理志屬廬江郡鄭音巢字亦作巢本

春秋時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師古

曰言其計畫非是宜應敗也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

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

楚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蘇林曰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今陳勝首事

不立楚後其執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

附君者師古曰蠡古蜂字也蠡起如蠡而起言其衆也一說蠡與鋒同言鋒銳而起者以君

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

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

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台音怡

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師古曰亢音甫初章邯既

殺齊王田儻於臨菑師古曰高紀及儻傳並言於臨濟此獨言臨菑疑此誤也田

假復自立為齊王儻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

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

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敢歸

田榮立儻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

數使使趣齊兵俱西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

田角田閒迺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張晏曰與黨與也○宋祁

曰田儻傳作懷王語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

閒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

兵不加待以禮又可以用市貿易他利以除己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市貿易也晉灼曰欲令楚殺

田假以為己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市者以角間市取齊兵也直言趙不殺角

齊間以求耳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

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

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
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素有驕色宋義諫曰

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

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張晏曰名顯封於高陵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

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

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師古曰銜枚解

紀在高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

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

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

已破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趙大

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走入

鉅鹿城

師古曰趙歇張秦將王離涉閑圍鉅鹿張晏曰秦

二將也王離王翦

孫涉姓閑名也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師古

曰章邯為甬道而運粟

以饗王離涉間之軍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

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

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

徵師古曰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師古

曰說讀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

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言北救趙

至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

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

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蝱張晏曰搏

音博蘇林曰蝱喻秦蝱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執欲

滅秦當寬邯等也如淳曰猶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

不可以殺其上蝱而不能破蝱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

盡力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

承其敝師古曰罷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

矣師古曰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故不如先鬪秦趙夫擊輕銳我

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

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

送之無鹽師古曰縣名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大會也天寒大雨士

卒凍飢羽曰將勳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

卒食半菽孟康曰菽菜以菽雜半之師古曰贊說也菽謂豆也

也軍無見糧師古曰無見在之糧酒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

趙食與併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

之趙其執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

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

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師古曰出令軍

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讐服

師古曰讐失氣也音之涉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吾枝梧猶枝

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

迺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師古曰未得懷王使人

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

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

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

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師古

日湛讀曰沈謂沈沒其船於水中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卒

必死無還心師古曰視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

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虜王離涉閒不

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師古曰言諸侯軍救

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

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音火故反諸侯

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

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也膝行而

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師古曰繇與由同將軍兵

皆屬焉劉敞曰將軍字聯上為句按史記章邯軍棘

原在晉灼曰地名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師古曰卻

退也音二世使人讓章邯師古曰讓責也章邯恐使長史

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

在四面皆有司馬司馬主武事趙高不見有不信之

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

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師古曰言不可相國趙

高顛國主斷與專同也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

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

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服趙將有功賜號馬服

服猶服馬也故世稱之師古曰鄢郢皆楚邑也鄢音偃郢音弋井反攻城略地不可勝

計而卒賜死卒師古曰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

地數千里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蘇林曰在上郡師古曰即今之榆林古者上郡界蘇說是也

竟斬陽周孟康曰恬賜死死於此縣何者功多秦不

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

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師古曰諛

也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

師古曰塞當也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師古曰脫免也將軍居外久多

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

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

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

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師古曰言欲如六國時共敵秦二說皆是也還兵謂迴兵內嚮以攻秦也

從音子容反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師古曰質古

謂鏃也古者斬人加於鏃反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

羽欲約鄭氏曰侯軍侯也始姓成名也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

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孟里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

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師古曰汧水在大破之邯使

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

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師

古曰洹水出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已盟章邯見羽

流涕為言趙高羽迺立章邯為雍王置軍中使長史

欣為上將將秦軍行前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漢元年羽將諸

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師古曰今穀州

新安城是異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師古曰異時猶言先時也

秦中關中秦地也秦中遇之多亡狀師古曰無善形狀也及秦軍降諸

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宋

一本無重字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

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

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迺召英布

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

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

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

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

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

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

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

公因伯自解於羽師古曰自解猶今言分疎明日沛公從百餘騎

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

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

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迺屠咸陽殺秦

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

而東秦民失望師古曰沛公入關儉節自處約法三章反秦之政而項羽屠殺焚燒恣其

殘酷故關中之人失所望也於是韓生說羽曰

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師古曰伯

羽見秦皆已燒殘字○宋祁曰新本秦又懷思東歸曰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師古曰言無入見之不榮顯矣○宋祁曰史記

作衣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張晏曰沐猴

曰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

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

王懷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

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何以得顓主約天下初發難服虔

曰兵初起時也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

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

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陽尊

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

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徙之長沙都郴師古曰郴音丑林反迺分

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

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

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

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

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

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塞王王

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

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孟康曰瑕丘縣之張耳

嬖臣也師古曰嬖謂愛幸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為河南

王趙將司馬印定河內數有功立印為殷王王河內

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為常山

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

王番君吳芮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

為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師古曰龔讀曰龔將兵擊南郡功

多因立為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

師古曰荼音塗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為燕王徙齊王田

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宋祁曰一作兵入關立

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

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

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

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

之三縣孟康曰繞南皮三縣以番君將梅銷功多故

封十萬戶侯師古曰銷反羽自立為西楚伯王師古曰

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

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

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迺亡之膠東就

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為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

反梁地越迺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

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師古曰言

而擊也齊梁畔之大怒迺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

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

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

師古曰如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

本要約也

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

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宋祁曰史記云

之江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師古曰夏說讀曰

反式芮曰項王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師古

曰醜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迺北居代

餘以為不可師古曰於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師古

曰凡不義之願大王資餘兵師古曰資給也使擊常山以復

趙王請以國為扞蔽師古曰藩屏齊王許之因遣兵

往陳餘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

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

為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

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師古曰夷平也皆

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

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

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服虔曰時有十八諸

侯漢得其五師古曰常山河南魏韓殷也解在高凡紀十八諸侯漢時又先已得塞翟矣服說非也

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

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

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迺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

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或曰早擊之至日中大破師古曰或說是也

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臣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漢軍皆南走

山師古曰走趣也音奏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師古曰漢睢音雖

軍卻為楚所擠臣瓚曰擠排也師古曰多殺漢卒十音子詰反又音子奚反

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不流師古曰言殺人多填於水中漢王乃

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閒求漢王師古曰間

行而求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

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各反

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

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

陽以西為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

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

金四萬斤以閒楚君臣師古曰閒音居覓反語在陳平傳項羽

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

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師古曰疽

癰瘡也音千餘反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以誑楚軍

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縱公魏豹守

滎陽師古曰音千容反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閒

師古曰葉音式涉反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

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

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羽

已破走彭越師古曰擊破之令其走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

殺縱公虜韓王信進圍成臯漢王跳師古曰輕身而急出也跳音徒

反彫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

拔成臯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

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故南燕國也屬東

郡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

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

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

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

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

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臣贊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往說羽曰彭越彊

劫外黃師古曰疆反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

皆阮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阮者而東至

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

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師古曰汜音凡解在高紀卒半

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

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斬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

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

滎陽東師古曰昧音莫曷反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

軍廣武相守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如說是以告漢王曰今不

急下吾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師古

曰若汝也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師古曰翁謂父也必欲亨迺翁

幸分我一盃羹師古曰迺亦汝也古者以杯盛羽怒

前漢書卷三十一列傳六中華書局聚

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

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迺使人謂漢王曰天

下匆匆徒以吾兩人之意也師古曰匆匆謹擾願與王挑戰

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師古曰罷漢王笑謝

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

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曰後為縣屬鴈

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楚挑戰三合樓煩

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

目叱之師古曰瞋目張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

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迺羽也師古曰問之也

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

數羽十罪師古曰數責語在高紀羽怒伏弩射傷漢

王漢王入成臯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

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裨

將師古曰它音徒何反且音子余反高紀云救齊韓

信破殺龍且追至成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爲齊王

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語在信傳時漢關中兵益

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迺與漢王約

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歸漢王父

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固陵

復爲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

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

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

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

楚歌迺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

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師古曰蒼

白雜毛曰

色蓋以其迺悲歌忼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

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

若何若師古也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

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

出馳平明漢軍迺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

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師古曰屬聯及羽至陰陵

迷失道孟康曰縣名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文穎曰

左欺令也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

東城東○宋祁曰迺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

得脫師古曰脫免也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

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

下師古曰霸然今卒困於此師古曰此天亡我非戰

下讀曰然今卒困於此師古曰此天亡我非戰

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軍決戰必三勝斬將艾

旗迺後死艾師古曰艾音刈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

於是引其騎因四隕山孟康曰四下隕也而為圍

陳外嚮師古曰圍陳四周為之也漢騎圍之數重羽

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

為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師古曰呼反漢軍皆披靡

叱之師古曰還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師古曰辟易

三復圍之羽迺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

其騎亡兩騎迺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

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臣瓚曰在牛渚烏江亭長檣船待服

日機音蟻如淳曰南方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

人謂整船向岸曰檣

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
 至亡以渡羽笑曰迺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
 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
 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
 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
 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迺令騎皆去馬步持短
 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
 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師古曰馬童面
 之張晏曰以故人難親斫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謂
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向也
其面縛亦謂反背而縛之杜元凱以爲但見
示如淳曰指此項王也羽迺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
 萬戶師古曰購以財吾爲公得鄧展曰令公得我爲
德迺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輾蹈師古曰輾踐爭羽

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
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為列侯漢王迺以
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
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

應劭曰賈生書有過秦二篇言秦之過此第一篇也司馬

遷取以為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曰師古

謂殽山今陝縣東南二殽是也函謂函谷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

君臣固守而闕周

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

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當是時也商君

佐之師古曰入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

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師古曰言

其不費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師古曰惠文王孝公

子昭襄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

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

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師古

曰締結也從音子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師古

曰孟嘗趙有平原師古曰曰平楚有春申師古曰春魏

有信陵師古曰陵君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

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師古曰約誓為從欲

也從音子容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

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

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師古曰

邵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

其兵師古曰臏音類忍反他音聊常以十倍之地百

萬之軍仰關而攻秦師古曰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

關也今流俗書本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

仰字作印非也

不敢進師古曰遁巡謂疑出而卻退也遁音千旬反

之義潘岳西征賦云遁逃以奔竄斯亦秦無亡矢遺

鏃之費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

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因利乘

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

文莊襄王襄古曰施延也孝文王昭襄王之子即始皇父也施音弋歧

反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

師古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振長策而馭宇內

也策所以過馬也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

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鄧展曰敲短杖也扑捶也

反普木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

之君頻首係頸鄧展曰頰音俯委命下吏迺使蒙恬

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師古曰言以長城扞蔽卻匈奴

七百餘里音師古曰卻略反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

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

首墮名城殺豪俊師古曰墮毀也音火收天下之兵聚之咸

陽銷鋒鋌刃如淳曰鋌與鏑音鏑同即箭鏃也師古曰鋒戈戟鑄

以為金人十二師古曰三丈所謂公仲者也如音是也鑄

民然後踐華為城踐服也師古曰華山為城晉灼曰因河

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為固良將勁弩守

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曰問之為誰又云何人其

也義一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

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

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叱隸

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孟康曰瓦甕為窓也叱隸

之人如淳曰吐古文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

有仲尼墨翟之知文穎曰墨翟宋陶朱猗頓之富

足行伍之閒古曰淳曰躡音躡音疊師反而免起阡陌之中

卒將數百之衆師古曰疲罷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

為旗師古曰揭音竭謂豎之也天下雲合響應師

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師古曰自若陳涉之位不齒

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師古曰齒謂

棘矜不敵於鈎戟長鍛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矜

之服說非也鈎戟稷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種同謂矛鉞

前漢書卷三十一列傳

三中華書局聚

之服說非也鈎戟稷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種同謂矛鉞

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耰及戈戟之權以相適戍之衆

不亢於九國之師而師古曰適讀曰謫謂罪罰與抗同深謀遠

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師古曰曩昔也音乃朗反然

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

度長絜大音徒各反絜謂圍束之也度比權量力○宋

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

同列蘇林曰招舉也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為家師

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師古曰

規反音火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

之執異也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人也師古曰

人生則知非周時蓋姓周耳舜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師古曰

子之眸蓋姓周耳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

子之眸蓋姓周耳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

首難豪桀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

乘執拔起隴畝之中晉灼曰拔音卒拔之拔鄧展三

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

侯政繇羽出師古曰繇與由同號為伯王師古曰伯讀曰霸位雖不

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近及羽背關懷楚放

逐義帝師古曰背關謂背約不王高祖於而怨王侯

畔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

國霸○宋之國曰舊本無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

其國無○宋祁曰舊本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

失迺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前漢書卷三十一

夫聖臣天子餘非用其文其性不難若

其因漢魏精日其學以東海治不豈辨不自責也

因漢魏精日其學以東海治不豈辨不自責也

半子漢矣自符文書其其性善而不信古合體五文

登舞帝禮甘日其學以東海治不豈辨不自責也

然後古以來未嘗有也此謂由好天外皆與變也

其知繼承出繼繼承自王輔謂自立雖不

辛嶽陳臣謂勇與為秦公變天不而與其以持立王

乘徒財或翻燭之中謂以其性善而不信古合體五文

首議秦樂華鼓昧與並華不同却復然然其有又也

前漢書卷三十一考證

陳勝傳陽城人注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臣召

南按志屬潁川不屬汝南也師古注誤

夜構火○按史記作篝火注徐廣曰篝者籠也音溝

此作構火故顏以結起解之

陳守令皆不在○劉敞曰守者非正官權守者耳○

胡三省曰秦分天下爲郡縣郡置守尉監縣置令

丞尉原父以此守爲權守之守良是遷固二史作

守令皆不在通鑑作守尉皆不在蓋二史令下缺

尉字而通鑑尉上缺令字也

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注師古曰郟東海縣也○司

馬貞曰此時章邯軍未至東海此郟恐當作郟張

守節曰郟今汝州郟縣地鄧說陽城人陽城與郟

地相近

還至下城父○臣召南按劉昭後志曰汝南山桑縣

故屬沛有下城父聚

欲擊秦軍濟陰下○臣召南按史記作定陶下据志

濟陰郡治定陶本是一地固可通稱但濟陰郡名至後始立則史記作定陶是也

項籍傳梁曰方今江西云云○凌穉隆曰方今四句史記作守通謂梁此作梁語又史記守通使桓楚將此謂自出梁意敘事迥別臣召南按此傳與史記本紀多有異同蓋班氏刪訂原文也又按江西二字師古無注顧炎武曰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今所謂江北昔之所謂江西也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此說甚確下文江東已定渡江而西謂渡江而北也

廣陵人召平○許應元曰此別一召平非東陵種瓜者也

南公注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臣召南按南公自是姓南虞喜志林曰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本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服注謂南方之老人非也

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臣召南按城陽當作成陽此傳及高紀並傳寫之失誤加土旁耳胡三省曰成陽縣與定陶濮陽皆相近非城陽國之城陽可以補三劉刊誤所不及

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注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胡三省曰索隱云傅寬傳從攻安陽杠里則當俱在河南按此時兵未渡河不應卽至相州後魏書地形志己氏有安陽城是也在今宋州楚邱西北渡三戶注服虔曰漳水津也○水經注曰漳水東逕三戶峽爲三戶津括地志曰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

齊梁畔之○臣召南按史記作齊趙畔之趙指陳餘破常山王張耳迎故趙王歇還趙也此傳敘趙叛尚在二年故改齊趙爲齊梁下文張良以齊趙反書遺羽亦改爲齊梁反書梁卽指彭越反梁地也贊背關懷楚注云云○顧炎武曰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也

前漢書卷三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耳陳餘傳第二

張耳大梁人也臣贊曰今陳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

客師古曰毋忌六國時信陵君也嘗亡命遊外黃師古

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劉奉世曰顏解太迂直避禍自逃其命爾外黃富

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視之言不恃賴亡邸父客淳如

曰父時故賓客也師古曰邸歸也音丁禮反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

耳女聽為請決嫁之師古曰請決絕於女家厚奉給

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宦為外黃令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張晏曰苦陘章帝醜其名改曰漢昌

師古曰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

與為刎頸交

師古曰刎斷也刎頸交者言託契深重雖斷頸絕頭無所顧也刎音舞粉反

高祖為布衣時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

百金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

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故為卑

職以自隱

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攝使受笞

師古曰攝謂引持之

吏去耳數之曰

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

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

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陳涉起斬至陳耳餘上

謁涉

師古曰謁也上謁若今之通名

涉見左右生平數聞耳餘

賢見大喜陳豪桀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士卒以

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涉問兩人兩人

對曰將軍瞋目張膽

師古曰張膽言勇之甚

出萬死不顧之計

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

師古曰私讀曰示

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

師古曰樹立也

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

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師古曰解謂離散其心也涉不

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

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桀師古曰與願相知也

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臣為

將軍耳餘為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師古

曰津名即今滑州白馬縣界也至諸縣說其豪桀鄧展曰至河曰秦

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

戍師古曰服說非也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

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

庚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

賀萌渚領四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

外內騷動百姓罷敝師古曰疲罷頭會箕斂服虔曰吏

以人頭數出穀以供軍費財匱力盡師古曰竭也重以苛法

師古曰重使天下父子不相聊師古曰相保無聊今陳

音直用反使天下父子不相聊賴以相保養今陳

前漢書卷二十一列傳二一中華書局聚

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嚮應師古曰倡讀曰響家自

為怒各報其怨音于偽反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

今以張大楚王陳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也○劉奉世曰按陳勝立為王

號張楚耳云張大楚者斥其號也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

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

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

也豪桀皆然其言迺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古師

自號也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

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

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

者三十餘城至邯鄲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蘇林

曰至戲地而卻兵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

怨陳王不以為將軍而以為校尉迺說武臣曰陳王

非必立六國後非古也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

河北晉灼曰介音戛臣贊曰介特也師古不王無以

填之師古曰填音竹必反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願

將軍毋失時武臣乃聽遂立為趙王以餘為大將軍

耳為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

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今又誅武臣等

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

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耳子敖為成都君

使使者賀趙趣兵西入關師古曰趣讀曰促耳餘說武臣曰

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事安撫為權宜之計耳

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

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

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

略常山張靨略上黨師古曰靨音烏點反韓廣至燕燕人因立

廣為燕王趙王乃與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為

燕軍所得師古曰閒出謂投燕囚之欲與分地師古曰要

劫之令割趙地師古曰閒出謂投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

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蘇林曰廝取薪者也養養人

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書本於此舍下輒加

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師古曰二公

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輩皆死若何

以能得王師古曰若汝乃走燕壁師古曰走燕將見

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

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

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入所欲也夫武臣

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師古曰箠謂馬

止擣也音反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

哉顧其執初定師古曰顧思念也且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

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

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

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反況以兩賢

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師古曰提挈也言相扶持也燕以

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

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

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使遺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也

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

得書疑不信之邯鄲益請兵師古曰往也未至道逢趙王

姊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

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

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

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良以得秦書欲反趙未決

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

臣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人

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張晏曰羈寄旅客也而欲附趙難可

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可後而立之以名義自輔助也

就功師古曰就成也乃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張晏曰歇趙之

苗裔也信都襄國也○宋祁曰乃求舊本作仍求非是李良進兵擊餘餘敗良

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

城郭師古曰夷平也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

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

原築甬道屬河師古曰屬聯及也饒王離師古曰饒古餉字謂饋運其軍糧也

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召

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

使張騫陳釋往讓餘師古曰讓責也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

今王與耳日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

秦俱死師古曰胡何也且什有一二相全師古曰十中尚冀得一二勝秦○宋

俱死如以肉餒虎何益師古曰餒也音於餒反張騫陳釋曰事

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顧以無益師古

念也迺使五千人令張騫陳釋先嘗秦軍師古曰嘗試也

言若嘗食也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

亦北收代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數絕章邯

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

軍乃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

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騫陳釋所在餘曰騫釋以

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

為殺之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師古曰望怨望

也以下亦同豈以臣重去將哉師古曰重難也迺脫解印綬與耳

耳不敢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子不取反受其

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乃

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趨出遂收其兵

字○宋祁曰一本不讓字上無耳餘獨與麾下數百人

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

項羽入關項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為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

言其久故倦遊交結英傑是以多為人所稱譽也○

劉攽曰荀卿書有俗儒有雅儒雅儒異於俗者也耳

稱一遊雅故多為人所稱項羽素亦聞耳賢迺分趙立耳

為常山王治信都師古曰治為治信都更名襄國餘

客多說項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

入關聞其在南皮卽以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

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曰耳與餘功等也今耳王餘

獨侯及齊王田榮叛楚餘乃使夏說說田榮師古曰夏說讀

音悅說田榮反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

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

皮爲扞蔽師古曰扞蔽猶言藩屏也田榮欲樹黨乃遣兵從餘餘

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

有故張晏曰漢王布衣時常從耳遊也而項王彊立我我欲之楚師古曰

曰羽旣彊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晉灼曰齊人

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

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師古曰高紀云元五年五月

漢王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十月陳餘擊

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而此傳乃言方圍廢丘時

耳謁漢王隔以他事於後始云漢二年東擊楚則與

帝紀前後參錯也餘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

為趙王趙王德餘師古曰立以為代王餘為趙王弱

國初定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師古曰為

守居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

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

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

信擊破趙井陘斬餘蘇林曰泚音泚也晉灼

如蘇晉二說皆是也蘇音泚敬之泚音泚呼水則然

追殺趙王歇襄國泚音泚景德本無此七字劉歆曰斬餘

字四年夏立耳為趙王五年秋耳薨諡曰景王子敖

嗣立為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王后七年高祖

從平城過趙趙王曰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高

祖箕踞罵詈甚慢之師古曰箕踞者謂申兩脚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

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冀州人謂儒

弱為孱師古說教曰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

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王殺之教齧其指

出血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以表至誠而為誓約不背漢也曰君何言之誤且

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

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

王長者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

之何迺汗王為師古曰言何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

耳八年上從東垣過師古曰擊韓王信餘貫高等乃

壁人栢人要之置廁文穎曰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

之廁中故云置廁東海貢荔枝五里一上過欲宿心

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栢人栢人者迫於人不宿去九

年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

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

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

者師古曰乃檻車與王詣長安為師古曰檻車者車而

通見無所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

千師古曰榜謂捶擊刺藝身無完者應劭曰以鐵刺

而古曰藝音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

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迺女虜師古曰廷

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張晏曰

情相問也贊曰字多作私謂以私中大夫泄公曰臣素

知之泄音薛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師古

犯負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獲輿前叩視泄公師古

輿者編竹木以為輿形如今之食輿矣高時榜笞勞

苦如平生歡師古曰勞苦相與語問張王果有謀不

果師古曰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

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師古曰顧為王實不

反師古曰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根所以王不知狀

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迺赦趙王上賢高能自立然

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上多足下師古曰多

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

吾責塞矣師古曰且人臣有篡弒之名豈有面目

復事上哉乃仰絕亢而死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

謂頸耳爾雅云亢鳥龍即喉龍也音下師古曰亢者總

即反荀悅論曰貫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

其主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已出尚魯元公

主如故師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尚

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尚公公主與尚書尚食同意訓尚

以主掌為辭貢禹又云諸侯則國封為宣平侯於是

人承公主益知主不得言主掌也

上賢張王諸客皆以為諸侯相郡守語在田叔傳及

孝惠高后文景時張王客子孫皆為二千石初孝惠

時齊悼惠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為太后師古曰為齊太

禮事之母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復

薨復字疑行呂太后立敖子偃為魯王以母為太后

故也師古曰以公主為齊王又憐其年少孤弱乃封

敖前婦子二人壽為樂昌侯後為信都侯高后崩大

臣誅諸呂廢魯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復封故魯王偃

為南宮侯薨子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

復封偃孫廣國為睢陵侯薨子昌嗣師古曰雖太初中

昌坐不敬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敖玄孫慶忌為宣平侯食千戶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天下俊桀
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在晉灼曰始在貧賤儉
時約之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
鄉者慕用之誠師古曰鄉讀曰嚮嚮謂曩昔也後相背之盭也師古曰盭
古戾字戾違也執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前漢書卷三十二

前漢書卷三十二考證

張耳傳庸奴其夫○王楙曰史記謂嫁庸奴亡其夫是夫本庸奴又亡去也班史削去嫁亡二字義便不同

宦爲外黃令○臣召南按史記作宦魏爲外黃令是也必有魏字以別于秦漢書刪之卽下文秦購耳以千金不明矣

陳餘傳耳餘爲左右校尉○臣召南按此文上史記有邵騷爲護軍一句又下文張耳爲右丞相下有邵騷爲左丞相一句漢書刪去實于事情不核

蒯通說其令徐公○臣召南按漢書於史記亦多所訂正如說項羽之韓生及此傳范陽令徐公是也又如貫高說張敖語史作今王事高祖甚恭生前豈應稱諡漢書改高祖爲皇帝當矣

餘迺使夏說說田榮○臣召南按史記作使張同夏說則遣說田榮者有二人此祇夏說一人又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史記作臣之邑子素知之言

生同縣而又相識也

尊魯元公主為太后注師古曰為齊太后以母禮事
殺之○臣召南按顏注無理惠紀中劉敞已辨之矣

前漢書卷三十二考證
主又批讀故魏令翁公長也
又批覽高簡冠戴讀史翁令王奉高卧甚恭坐前

應臨後其令翁公○臣召南按與書翁公又翁衣衣而

請歸翁公衣衣一○與書備去費于尋斷不效

請和送翁將軍一○又不文與耳翁古不斷不前

請翁將軍翁翁古不效○臣召南按此文士史翁

以千金不取與

也及有歲年及臣于嘉與善備文與不文與與耳

與翁及黃令○臣召南按史翁翁翁翁翁翁翁翁

不同

其夫本亂效又士去也與與翁去翁士二半與與

與耳與亂效其夫○王翁田史翁翁翁翁翁翁翁翁

前漢書卷三十二考證

前漢書卷三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第三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

為寧陵君秦滅魏文穎曰魏大梁也為庶人陳勝之王也咎

往從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師古曰徇略也音辭峻反魏地已

下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師古曰言

當昏亂之時忠臣乃得顯其節義也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今天下共畔秦其

誼必立魏王後迺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為王

市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陳王迺遣立咎

為魏王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

周市請救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師古

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劉奉世曰田儋傳儋章邯自將兵救魏章邯殺儋臨濟下非遣田巴也

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師古曰與章邯

為誓而約降定咎自殺師古曰但欲全其魏豹亡走

楚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兵降

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師古曰項羽引精

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師古曰羽欲迺

徙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

晉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

豹請視親病師古曰親謂母也至國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謂

酈生日緩頰往說之酈生往豹謝曰人生一世閒如

白駒過隙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駒謂日景也隙壁際也今漢王嫚侮人罵

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

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滎陽以其地為河

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

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師古曰反國言其嘗叛也

田儋狄人也師古曰狄縣名也地理志屬千乘故齊王田氏之族也

師古曰亦六國時齊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桀宗彊能得人

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為縛其奴從

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師古

曰陽縛其奴為殺奴之狀廷縣廷之中也音定今見流俗書本為字作偽非也陽即偽耳不當重言之見

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

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擊周

市市軍還去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

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

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儋於臨濟下儋從弟榮收儋

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

假為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以距諸侯榮之走東阿

章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迺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

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

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趙角弟閒前救趙因

不敢歸榮迺立儋子市為王榮相之橫為將平齊地

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齊兵共擊

章邯師古曰趣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迺出兵楚

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世曰劉奉

田假與國之王者項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

齊王曰蝮蠹手則斬手蠹足則斬足應劭曰蝮一名

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

以為蝮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

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縵文非蝮之類

也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

者音式亦反手大指也音許偉反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

角田音足閒於楚趙非手足戚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

古曰音足贊說是也師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齧

齧首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齧側齧也齧齧也師古

齧音五絞音反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

邯果敗殺項梁師古曰擊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

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

西滅秦立諸侯王迺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即墨師古

都為齊王治臨菑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

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羽立安為濟北王治

博陽榮以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

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

前漢書卷三十二列傳三一中華書局聚

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

留齊王市毋之膠東市左右曰項王強暴王不就國

必危市懼迺亡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即墨還攻殺

濟北王安自立為王盡并三齊之地師古曰三齊齊及濟北膠東

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

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燒夷齊城郭師古曰所夷平也

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

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帥諸侯敗楚入彭城項

羽聞之迺釋齊師古曰釋解也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

戰相距滎陽以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為王而

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聞漢將韓

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毋傷田解師古曰二人也華音戶化反

軍歷下以距漢張晏曰濟南歷山之下會漢使酈食其往說王

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迺罷歷下守備縱酒師古曰縱

而故也放意而飲酒且遣使與漢平師古曰方韓信迺渡平原

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生為賣己

而亨之師古曰謂其與韓信合謀廣東走高密橫走博蘇林曰泰山博縣

守相田光走城陽師古曰守相者言為相而專主居守之事將軍田既軍

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師古曰且音子聞反齊王與合軍高密

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

守相光至博而橫聞王死自立為王還擊嬰嬰敗橫

軍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橫亡走梁歸彭越越

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師古曰言在楚漢之間居中立而兩助

之也中音竹仲反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

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師古曰吸音許及反遂平齊地漢

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彭越為梁王橫懼誅而與其

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隲中韋昭曰海中山曰隲高

帝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

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

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而賢臣恐

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隲中使還報高帝迺詔

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

夷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意曰橫來

大者王小者乃侯耳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劉奉世曰高帝唯召橫耳

故許之大者封王小亦不失為衆哉不來且發兵加誅橫

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至尸鄉廢置

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城西臣贊橫謝使者曰人臣見

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

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為謙也老子德經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亭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師古曰併音步鼎反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尙未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豈非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以王者禮葬橫旣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

張晏曰孺子爲孽師古曰孽謂庶耳張說非也長

八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

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欲以撫定韓

地項梁死定陶成犇懷王師古曰犇古奔字沛公引兵擊陽

城使張良以韓司徒徇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

從入武關沛公爲漢王信從入漢中乃說漢王曰項

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

及其蠡東鄉可以爭天下鄭氏曰及軍中將士氣鋒也師古曰高紀及韓彭英

盧傳皆稱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語豈史家謬錯乎將二人所勸大指實同也竦

謂引領舉足也蠡與鋒同鄉讀曰嚮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拜爲

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

以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爲穰侯文穎曰穰南陽縣屬江夏師古曰文說是也

後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乃令故

籍游吳時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孟康曰項籍在吳時昌爲吳縣令漢

二年信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

昌昌降漢漢乃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

與周苛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師古曰降

楚後復得歸漢漢復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

剖符王潁川師古曰剖分也六年春上以為信壯武

北近鞏雒師古曰鞏今鞏縣南迫宛葉師古曰南陽之二縣也宛音於元反葉音

反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為

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

馬之被師古曰被猶帶也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

之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

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師古曰也上賜信書責讓

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李奇曰言為將軍齋必死之意不得為勇齋必生之

心不任軍事傳曰期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

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師古曰言

雖處危亡之地孰忠履信可以安存責其有二心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

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

軍銅鞮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鞮音丁奚反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

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張晏曰白土縣名也屬上郡立趙苗

裔趙利為王師古曰六國時趙後復收信散兵○宋祁云景祐本無散字而

與信及冒頓謀攻漢頓謀攻漢則上云不當有與字匈奴

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

晉陽師古曰廣武縣亦大原之縣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追至于離

石復破之師古曰離石西河之縣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

車騎擊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上

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白

登服虔曰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師古曰在平城東山上去平城十餘里

今其處猶存服說非也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闕氏師古曰闕

氏匈奴單于之妻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支闕氏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

能居且兩主不相戾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景祐本有云

兩稍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

曰胡者全兵李奇曰言唯弓矛無雜仗則傳矢外鄉之說

不得行歟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也匈奴請令彊弩

傅兩矢外鄉師古曰傅讀曰禦敵也鄉讀曰嚮而加兩徐行

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

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

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師古曰代郡之縣漢使柴將軍

擊之鄧展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也晉遺信書曰陞

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

師古曰復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

音扶目反

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

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

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與

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

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師古曰二人皆越王句踐之臣也大夫種位為大夫名種也有功於越而句踐逼

令自死范蠡即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又居陶自號朱公竟以壽終信引之以自喻者蓋言種不去則

見殺蠡逃亡則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獲免蠡音禮

債於吳世也蘇林曰債音奮孟康曰債猶斃也言子胥得罪於夫差而不知去所以斃於世

也師古曰債謂僵仆今僕亡匿山谷間日暮乞資蠻

夷師古曰資得反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

師古曰痿風痺病也音人佳反執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積當城生子因名曰積

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積當及嬰率其眾降

漢封積當為弓高侯晉灼曰功臣表屬營陵嬰為襄城侯晉灼

魏郡表屬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

子國絕嬰孫以不敬失侯積當孽孫媽鄭氏曰音騰

也音偃是貴幸名顯當世媽弟說讀曰悅以校尉

擊匈奴封龍雜侯師古曰維後坐耐金失侯仲雜說

漢多以耐金失侯其故何也考史記平準書武帝方

事夷狄而擊羌越卜式上書願父子往死之帝侯卜

式賜金六十斤田十頃以風天下廟耐時使少府省

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者故於宗廟耐侯失國焉蓋

緣諸侯所獻金斤兩少者色惡乃設此法故失侯者百

餘人而尊式復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按

道侯師古曰史記年表并衛青傳載韓說初封龍額

乃云龍額侯名謙按道侯皆與此傳同而漢書功臣侯表

屯五原外列城還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為太子所

殺師古曰掘子興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將軍死事

無論坐者服虔曰時無故見殺而無為之論坐伏辜者也臣瓚曰按說無故而見殺而子復為巫

蠱見誅皆為怨枉故上曰毋有應論坐者也師古曰二說皆非言韓說以掘蠱為太子所殺於國事忠

誠可閔今與雖以巫蠱見誅其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勿論之所以追寵說也乃復封興弟

增為龍額侯增少為郎諸曹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

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戶本

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

級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領尚書事增世貴幼為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為

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

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諡曰安侯子寶嗣

亡子國除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為龍額侯

薨子持弓嗣王莽敗乃絕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師古曰耗減也言漸少而盡也

到音呼反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師古曰謂神農黃帝

堯舜之後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矣師古曰楚漢

之際豪桀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為舊國之後

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

非天虐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晉灼曰韓

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姓韓氏厥其後也故

曰周烈臣瓚曰案武王之裔而杜預等以為出自曲沃

師古曰韓萬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以為出自曲沃

成師未詳其說與讀曰歟

前漢書卷三十三

前漢書卷三十三考證

魏豹傳圍臨濟○臣召南按後志陳留郡平邱縣有臨濟亭卽此臨濟爲魏咎所都也張守節解史記指齊州臨濟縣非是

田儋傳因進兵破殺田旣于膠東○臣浩按史記作因令曹參云云則破殺田旣乃曹參事與灌嬰破殺田吸同韓信未身至膠東也

入海居鵑中○臣召南按北史楊愔避讒東入田橫島史記正義曰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韓王信傳韓王信○臣召南按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遂與淮陰無別此臆說也史無削人名字之理兩人姓名偶同故稱韓王信以別之知幾因表有信都二字妄爲此解不知因司徒訛爲申徒因申徒又訛爲信都官名本一而音轉字別遂致不同非韓王本名信都也

故韓襄王孽孫也○臣召南按唐書宰相世系表韓襄王爲秦所滅少子蠃風生信

前漢書卷三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

舉選擇也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師古曰行賈曰商坐賈曰賈常從人寄

食其母死無以葬宋祁曰或無其字迺行營高燥地令傍可

置萬家者師古曰言其有大志也信從下鄉南昌

亭長食張晏曰鄉屬淮陰亭長妻苦之師古曰苦厭也迺晨炊蓐食

張晏曰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

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韋昭曰以水擊絮

而飯之漂音匹妙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

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

言曰王孫如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好

帶刀劍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師古曰衆

辱於衆中辱之跨於是信孰視俛出跨下師古曰俛

一市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度淮信乃杖劍從之師古

劍更無餘資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汎在旌戲之

許宜梁敗又屬項羽為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師古曰宋

或無此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

為連敖李奇曰楚官名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師古曰疇

也類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師古曰嬰曰上不欲就天

下乎師古曰字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

弗斬師古曰置也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

粟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

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師古曰度量也音大各反

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

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

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師古曰何曰臣非敢

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

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

至如信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王必欲長王漢中無

所事信張晏曰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顧王策安決師古曰顧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

久居此乎宋祁曰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

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

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

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師古曰嫚今拜大將如召小

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齊戒設壇場

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

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

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

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師古曰鄉讀曰嚮上曰然信曰大

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師古曰料量也與如也漢王默然

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師古曰唯應辭音弋

字當屬下句讀如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

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為烏猝嗟千人皆廢李奇

曰猝嗟猶咄嗟也言羽一咄嗟千人皆失氣也晉灼曰意為烏志怒聲也猝嗟形發動也廢不收也師古曰

意為烏說也猝音千忽反暴然不能任屬賢將委也音之猝嗟嘆也猝音千忽反

欲此特匹夫之勇也師古曰特但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

姁師古曰姁姁和好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

有功當封爵刻印刃忍不能予蘇林曰刃音刃角之

說不忍授也師古曰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

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

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

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

多怨百姓師古曰百姓不附特劫於威疆服耳師古曰

曰疆音其兩反其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師古曰

曰疆以威王亦同今大王誠能反

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師古曰以天下

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

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且三秦

王為秦將師古曰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

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

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師古曰秦父兄怨

前漢書卷三十四列傳二中華書局聚

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

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師古曰秋毫喻細微之物除秦苛

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

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家家皆知

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師古曰今王舉而東三秦

可傳檄而定也師古曰檄謂檄書也傳檄可定言不足用兵也檄解在高紀於是

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

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

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

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師古曰兵敗於

彭城而卻退也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魏亦

皆反與楚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以

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

乎○宋祁云一本作大將軍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

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為疑兵師古曰多張兵形令敵人疑也

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

邑服虔曰以木桮罌缶以渡也章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缶也師古曰服說也是也罌缶謂瓶之大腹小

口者也音一政反臨晉在今同州朝邑縣界夏陽在韓城縣界○宋祁曰伏越本作復○劉敞曰復當作

伏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

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

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

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闕與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康曰闕

與是邑名也在上黨臨縣師古曰說讀曰悅闕音一曷反與音豫信之下魏代漢輒

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欲東

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

徑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

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師古曰喋音喋

喋血解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師古曰言其此

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

飢色師古曰言難繼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師古曰樵

取草也小雅音在消反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

騎不得成列師古曰方軌謂併行也行數百里其執糧食必

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

曰間路微路也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

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

將之頭可致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願君留意臣之計

必不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

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師古曰言

倍可以圍敵多勝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

我亦以罷矣師古曰罷讀曰疲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

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

使間人窺知其不用師古曰間人微伺之也還報則大喜乃敢

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師古曰舍舍息也夜半傳

發選輕騎二千人孟康曰傳令人軍中使發也人一赤幟師古曰幟旗

之屬也音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葦音蔽依

曰蔽隱於山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

趙幟立漢幟師古曰若汝也令其裨將傳餐服虔曰立駐傳

小飯曰餐破趙後乃當共飽食反曰今日破趙會食諸

將皆噉然陽應曰諾孟康曰噉音撫不精明也劉德

府反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

鼓未肯擊前行師古曰胡郎反恐吾阻險而還劉奉世

屬下句言我若前行又恐阻險而乃使萬人先行出

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日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

井陘口師古曰聲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

耳奔鼓旗走水上軍師古曰走復疾戰趙空壁爭漢

鼓旗疾戰三字復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

殊死戰不可敗師古曰逐信張耳信張耳已入水上軍疑

有二張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

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

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已破趙

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

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師古曰泚音祗禽趙

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

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

事之師古曰鄉諸校効首虜休皆賀師古曰諸校諸

營也効致也謂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

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

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

耳顧念也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

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馭市人而

戰之也師古曰經亦謂兵法也馭與驅同也忽入市

曰浙本注文其執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即予生

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

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師古

何猶言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

師古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

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

師古曰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事於秦遂霸非愚於虞而

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

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

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顧念也願效愚忠

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鄒下

李奇曰鄒音羹之懼常山縣也光武即位於此故改曰高邑身死泚水上今足下

虞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

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

耳以待命者師古曰輟止也靡輕麗也媮與偷字同

懼之甚不為久計也然而衆勞卒罷師古曰罷其實難用也今

足下舉勸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師古

顯露也屈盡也見音反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

師古曰單亦盡若燕不破若一作弱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

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為亦過

矣信曰然則何由師古曰由從也廣武君對曰當今

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

夫北首燕路師古曰首謂趣向也音式究反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尺

尺之書以使燕師古曰尺或長尺或長尺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尺

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

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

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

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

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

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師古曰宛葉二縣名宛音於元反

前漢書卷二十四列傳七中華書局聚

葉音式得九江王布入成臯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

出成臯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

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奪其印符

師古曰就其臥處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

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宋祁曰學官景德本作即令

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穎

嘗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

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語在通傳信然

其計遂度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

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

稱二十萬救齊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

合師古曰欲戰而未交兵也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寇戰鋒不

可當也戰字上祁曰久一本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

師古曰近其室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

城師古曰信臣常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

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執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

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

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

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師古曰

得封齊何為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師古曰濰音

邪北經縣東北經臺昌入海即禹貢所云濰水出琅

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

兩宋祁曰舊本半字下無龍字校本添陽不勝還走龍

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

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

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

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

師古曰不為假王以填之其執不定師古曰填今權

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

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漢王大怒

罵曰吾困於此日暮望而來佐我師古曰汝也乃欲自立

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

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

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

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

楚楚以亡龍且宋祁曰疑作已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

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

漢王不可必師古曰必謂必信之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師古曰數

音山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

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師古曰稱金石者取其堅固然終

為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

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

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

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

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

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眾○宋祁曰浙本數萬字上有御字解衣衣

我推食食我師古曰下衣音於記反下食讀曰飲也言聽計用吾得至

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

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

○宋祁曰景祐本越本無之計字作鼎足而王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

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

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

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

鄉亭長錢百師古曰以恥辱之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師古曰言晨炊

食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

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

此師古曰就成也項王亡將鍾離昧師古曰昧音莫曷反家在

伊廬劉德曰東海胸南有此邑韋昭曰今中廬在襄陽之南素與

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信

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有變告信欲反

師古曰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書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上患之用陳平謀

偽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

發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音大各反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

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

不擊取楚以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

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於

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

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猾也師古上曰人告公反遂械

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宋

浙本無王字按六年游雲夢時稱疾不朝從師古曰

高祖已即帝位不容更稱王也稱疾不朝從朝朝見

也從從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師古曰鞅鞅志不滿

於向反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

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

為伍師古曰言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師

千從音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

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上笑曰多

多益辦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

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後陳豨為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師古曰挈謂執提之與步

於庭數匝仰天而歎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

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

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

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

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

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病字上有稱字陰使人之豨

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

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灼

日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劉奉世曰按功臣表告信反者舍人欒說也○宋祁曰功臣侯表云慎陽欒說

為淮陰侯信反侯二千戶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

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師古曰黨乃與蕭相國

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相國給信

曰雖病強入賀師古曰詐也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長樂鍾室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

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豨歸

至聞信死且喜且哀宋祁曰景祐本哀下有之字問曰信死亦何

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

通至自說釋弗誅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說也猶云解說也

也語在通傳宋祁云浙本無此四字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為盜師古曰鉅野

野即今鄆州鉅野縣陳勝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効

之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師古曰兩龍謂秦與陳勝居歲餘澤間

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為長越謝不願也少

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日出

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

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

斬之師古曰一校反長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

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

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

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

將其眾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

還歸越眾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

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劉氏曰田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

漢字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二年春與

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

師古曰於外黃來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

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鄭氏曰豹真魏後也迺

拜越為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師古曰擅專也漢

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

北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糧

於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

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臯自東收越所下城

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師古

曰走並音奏夏音攻雅反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

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漢劉敬曰

時漢未敗其敗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

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

之奈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

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

蚤定師古曰蚤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

越又言所以許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

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垓下項籍死立越為

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豨

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

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師古曰讓責也梁王恐

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為

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

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

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臣

贊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也請論如法上赦以

為庶人徙蜀青衣文穎曰青西至鄭州鄭縣是也

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為呂后泣涕

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俱東宋祁本

作涕泣無詔字一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

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當作三字

黥布六人也師古曰六縣名也解在高紀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

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

幾是乎臣瓚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以

論輸驪山師古曰有罪論決驪山而輸作於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

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

盜師古曰曹輩也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眾

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

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師古曰青波地名也引兵而東聞

項梁定會稽西渡淮布以兵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

等布常冠軍師古曰言其驍勇為眾軍之最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

王以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

軍彭城○宋祁曰軍疑作聚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

救懷王懷王使宋義為上將○宋祁曰越本將字下有軍字項籍與

布皆屬之北救趙及籍殺宋義河上自立為上將軍

使布先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

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

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

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阮章邯秦卒二十餘萬

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師古曰間

道微也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

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布擊

之布使將追殺之郴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

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

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譙讓

召布也師古曰譙讓責之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

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猶重也欲親

用之以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

虞師古曰卽今宋州虞城縣是也劉攽曰上文云

出梁地至虞是則項王已去齊矣安得復言留項王

於齊及隨何自明己功亦云至彭城之彭城楚王未去

項王伐齊召兵黥布至故欲使人說布共伐齊西方有

項王必留布而羽自至故欲使人說布叛楚布叛楚則

隨何說布自歸漢事果得入彭城也然則說辭差錯

或楚漢初記事者各不同班氏合之不能無誤耳又

持榮陽矣此傳文云項王留而攻下邑非事理也及

也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隨

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師古

誰也曰孰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

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

至太宰主之服虔曰淮南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

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

為使師古曰此事正是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

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

南市師古曰質鑕也言伏於鑕以明背漢而與楚也

太宰適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

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

鄉而臣事之師古曰鄉讀曰嚮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

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

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李奇曰版牆也大王

宜悉淮南之眾師古曰悉盡也身自將為楚軍前鋒今乃發

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

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衆日

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掃者謂盡舉之如掃地之爲

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度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師

曰斂手曰拱孰誰也言不動搖坐觀成夫託國於人

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師古曰提舉而欲

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

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師古曰

加於身上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

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

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服虔

在楚漢之中央師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

古曰間音居覓反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劉奉世曰方是時彭越

反梁地故何言羽深入敵國乃至滎陽成臯爾從齊

還彭城自不經梁地也也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

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

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

疲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

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執易見也今大

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

或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

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

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

淮南必大王有也○宋祁曰南本浙本淮南二字故漢王敬

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

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也方急

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

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

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

楚之事以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師古曰

曰走音奏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

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師古曰縣名數月劉

奉世曰數月字宜屬上句此文雖符上文留龍且攻

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間行與

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師古曰洗濯足而召

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

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祖以布先久為

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於

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

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

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秋七月立布為淮

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

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

擊楚破垓下項籍死上置酒對衆折隨何曰腐儒師

曰腐者爛敗言無所堪任為天下安用腐儒哉師古曰高祖意欲

不服故對衆折辱令其自數功勞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

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

南乎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

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

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

之功師古曰圖謀也乃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

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

七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

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師古曰反古

者被誅皆以爲醢即刑法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

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師古曰恐被收捕即欲發

反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古師

姓賁音肥赫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

次譽赫長者也音師古曰從王怒曰女安從知之師古曰安

從何由具道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

上變事乘傳詣長安音師古曰傳布使人追不及赫至

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師古曰及其未發兵先誅伐之

上以其書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師古曰不應有

謀反恐仇怨妄誣之音師古曰怨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

王師古曰微驗不顯言其事○宋祁曰微或作徵布

見赫以罪亡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

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以爲將軍

○宋祁曰浙本上召諸將問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

兵阮豎子耳何能為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

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

張晏曰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

殺彭越往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與前三人皆同功

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

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

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

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

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

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

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

臯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

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師古曰重輜重也音直用反陛下安枕

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師古曰是薛公曰者謂布也

出下計上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師古曰薛公曰胡何也

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

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

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

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

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文穎曰揣度也音初委反○劉攽曰上曰善按

薛公所言英布出下計不盡如薛言布取荆又敗楚

遂與上遇何嘗歸重於越身歸長沙乎又史云果如

薛公所揣今未見揣者疑薛公本亦揣知布意上厭

兵不來先言之故曰果如也或曰此亦辯士寓意上非

實事見布後死長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師古曰縣

名屬臨淮郡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師古曰縣

之曰二縣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師古曰不聚一處分而為三欲互相救出

奇譎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

戰其地為散地師古曰謂在其本地今別為三彼敗

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

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罽師古曰會音工外反罽音文瑞反解在高紀

紀宋祁曰高帝紀作會缶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

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隃謂布何苦而

反師古曰隃讀曰遙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軍

布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

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晉灼曰芮之孫回也師古曰據表云惠帝二年

哀王王臣耳傳既不同晉說亦誤也偽與俱亡走越師古曰

此謂詐為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師古曰

音之鄉也音口堯反遂滅之封賁赫為列侯將率封者六人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

晉灼曰親父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縮同日生里中

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縮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

兩家親相愛○宋祁曰浙本嘉作喜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

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縮常隨上下○師古曰避

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及高祖初起沛縮以客從入漢為將軍

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食

飲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

幸莫及縮者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

縮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李奇曰共敖子也還師古曰共讀曰龔

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

上欲王縮為羣臣缺望○師古曰缺謂相缺也望怨望也缺音決○宋祁曰浙本注

文相字下及虜臧荼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

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縮皆曰太尉長安

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為燕

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綰立六年以陳豨事見疑

而敗豨者宛句人也師古曰宛句縣名也地理志屬濟陰宛音於元反句音劬不

知始所以得從及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

以郎中封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

焉起及劉奉世曰不知始所以得從按功臣表自著豨

相國趙字當作代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師古曰謂信及將

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師古曰因休告賓客隨之

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

出客下師古曰言屈己禮之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

具言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

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

黃曼丘臣所師古曰二入皆韓王信將漢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

是召豨豨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

代上聞乃赦吏民爲豨所誑誤劫略者上自擊豨破

之語在高紀初上如邯鄲擊豨師古曰燕王綰亦擊

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

奴言豨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

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

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

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

緩豨而與胡連和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

國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

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爲者綰寤乃詐論他人

以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閒師古曰間音居覓反而陰使范齊

之豨所欲令久連兵毋決晉灼曰浙本注文久字下有

前漢書卷二十四列傳

中華書局聚

字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豨

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

夫趙堯往迎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閔匿師古曰

閉其蹤蹟藏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

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

任呂后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

及大功臣迺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

侯聞之歸具報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

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綰綰悉

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瘡自

入謝師古曰瘡與愈同高祖崩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

以為東胡盧王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

胡中高后時綰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

燕邸師古曰舍止也諸侯王及諸郡為欲置酒見之

高后竟崩綰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綰孫宅人以東胡

王降如淳曰為東胡王而封為惡谷侯傳至曾孫有

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師古曰番音蒲何反甚得江湖閒民心號

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師古曰嫁女與

反也妻音千計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

陽迺遇芮之將梅銷師古曰銷音呼懸反與偕攻析酈師古曰酈二縣也

並屬南陽酈音郎益反降之及項羽相王李奇曰自相尊王也以芮率百

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師古曰邾音朱又音

洙其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籍死上以銷

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

諡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

嗣師古曰恭薨子靖王羌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

除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

令鄧辰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

或說是也○劉奉世曰其定著令子謂兼用鄧二說

乃著令之意也贊文以謂忠而得王故著于令爾徒

忠無它事何以著令邪○劉歆曰長沙王忠其定著

令定著令者謂於令著長沙王車服土地之類也功

臣表陸量侯須無令長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

受令長沙王此亦一證

人為列侯傳國數世絕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

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縮與兩韓信皆傲一時之權變

以詐力成功師古曰傲要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

強大懷不自安事窮執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

以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

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師古曰以其

著于甲令而稱忠也

師古曰甲者令篇之女也

前漢書卷三十四

前

漢

書

卷三十四

列傳

三

中華書局聚

京藏書錄三十四

人... 至... 大... 正... 通...

新... 金... 而... 萬... 事... 之... 講... 文... 秘... 矣... 大... 下... 十...

前漢書卷三十四考證

韓信傳項王意烏猝嗟○史記作暗噤叱咤又言語

姁姁史記作嘔嘔

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云云○臣召南按諸侯
歸逐其主自王善地卽指田都王臨淄田市王濟
北臧荼王燕司馬卬王殷張耳王常山皆徙其故
王於他處也不然信拜大將在四月諸侯已各就
國罷兵矣烏知後有田榮殺田都田市及臧荼殺
韓廣事乎

其實不能○臣召南按不能斷句言實兵不能數萬
也史記作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
極能字屬下句讀

斬成安君泚水上○水經注泚水卽井陘山水世謂
之鹿泉水東北流屈逕陳餘壘又東注綿蔓水

其舍人得罪信注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臣

召南按劉奉世卽据功臣表以正晉灼之誤是也

但本書表作樂說史表作樂說樂說字形相似未

前

漢

書

卷三十四考證

一

中華書局聚

知孰是

黥布傳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臣召南按敘此事於追殺義帝之後與史記合是也乃項羽傳敘于追殺義帝之前蓋誤

太宰主之○胡三省曰此非周官之太宰也漢奉常屬官有太宰

番陽人殺布茲鄉注師古曰鄣陽縣之鄉也○胡三省曰据史漢高紀皆言追斬布番陽則茲鄉當在番陽界

將率封者六人○臣召南按功臣表中牟侯單右車郎侯黃極忠博陽侯周聚陽羨侯靈常下相侯冷耳高陵侯王虞人並以擊布功封與期思侯賁赫凡七侯也

盧縮傳縮以客從入漢為將軍○臣召南按史記作從入漢中是也此文漢下脫中字耳

縮孫它人以東胡王降封為惡谷侯○臣召南按它人史記及本書表作它之則人字誤也惡谷史記

及本書表作亞谷則惡字亦誤也又按此及史記
並云縮孫而本書及史表並云縮子必有一誤
吳芮傳子共王右嗣薨子靖王羌嗣○按異姓諸侯
王表共王右作共王若靖王羌作靖王產
封芮庶子二人爲列侯○臣召南按表便侯沅陵侯
是也

前漢書卷三十四考證

通鑑綱目卷三十四 四 宋 徽宗 宣和 元年

宣和元年冬十月庚子朔癸酉日食

十一月甲子朔丙辰日食

十二月乙酉朔庚子日食

宣和二年春正月甲子朔丙辰日食

二月乙酉朔庚子日食

三月甲子朔丙辰日食

四月乙酉朔庚子日食

五月甲子朔丙辰日食

六月乙酉朔庚子日食

前漢書卷三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荆燕吳傳第五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為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

別而不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

塞地師古曰司馬欣之國也塞音先代反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臯北

度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

人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入楚地

燒其積聚師古曰倉廩芻藁之屬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

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師古

曰保謂依恃以自安固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

春還至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師古曰閒謂私求閒隙而招之周

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垓下誅項籍漢

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大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

尉師古曰共讀曰龔尉死以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

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填天下師古曰填

音竹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

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立六年而淮南

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臨

淮郡為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高祖三

年澤為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為營

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字子春以畫

奸澤服虔曰以計畫干之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師古曰共為計策欲以求王服說也是也畫音獲

澤大說之師古曰悅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師古曰因飲酒

獻壽而與之金田生已得金卽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

弗與矣孟康曰不復與汝相知也師古曰孟說是也田

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

大謁者張卿如淳曰奄人也○宋祁曰南本浙本並

令張釋諭告顏注曰荆燕吳傳云張澤今此作釋未

知孰是然則此宜作澤卿矣但釋澤二字不知何從

後云今卿最幸疑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

師古曰親父也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張卿

驚酒酣迺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

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

公知高祖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也師古曰謂

翼戴崇獎以成帝業若車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

而致遠也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師古

年也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

之鄧展曰重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

風大臣以聞太后

師古曰風讀曰

太后必喜諸呂以

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

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

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

金

師古曰千斤之金

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

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

大將軍獨此尚缺望

師古曰缺音決

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

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

后女弟呂頰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為

琅邪王

○劉攽曰高后紀元年王諸呂七

琅邪王與

田生之國急行毋留

師古曰田生勸之

出關太后果使人追

之已出即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

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

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

長安師古曰齊王傳云使祝王而給琅邪王盡發琅邪

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

傳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

注文不同疑此傳誤也○宋祁云浙本代王亦從代至

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爲孝文帝文帝元年

徙澤爲燕王而復以琅邪歸齊李奇曰本齊地前分

澤王燕二年薨諡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宋

九年當作二十六年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爲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

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如淳曰定國

餘臣肥如知令郢人以告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肥如

燕之屬縣也郢人者縣令之名也定國別欲誅其臣

又欲誅肥如令郢人者縣令之名也定國別欲誅其臣

而爲郢人等所告也定國使謁者以它法劾捕格殺

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

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

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宋祁曰四十二年當作二十四年

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王澤立孫之孫無終公士歸

生為營陵侯師古曰無終其所屬縣也更始中為兵

所殺師古曰更始劉聖公之號也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

代仲不能堅守棄國閒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

法廢為合陽侯子濞封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

誅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為布殺

無後○宋祁云浙本為布字下有浙字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

之師古曰悍勇也諸子少師古曰少幼也乃立濞於沛為吳

王師古曰行至沛王三郡五十三城○宋祁曰故東陽郡鄣郡吳郡

舊師賈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師古曰若

汝也此獨悔業已拜師古曰獨悔者心自懷悔不以

下亦同因拊其背師古曰拊輕擊之音芳羽反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瀆

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

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此有豫字

今故章也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

故無賦國用饒足如淳曰鑄錢煮海收其利孝文時

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

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

殺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師古曰愠

怒也於問反音曰天下一宗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為一家死長安即葬長

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

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

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師古曰滋益也及後

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淳曰凜不自行也使人代己致

請禮師古曰二說皆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

淵中魚不祥服虔曰天子察見今吳王始詐疾及覺

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師古

已往之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

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

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曰以當為更卒出

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顧其庸隨時

顧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顧其庸隨時

直也○宋祁曰謂卒踐更皆得庸直也賈讀曰價謂庸

注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歲時存問茂

材賞賜閭里師古曰茂美也茂材宅郡國吏欲來捕

亡人者頌共禁不與師古曰頌猶公也如此者三十

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

數從容言吳過可削音師古曰從容反數上書說之文帝寬

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音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及景帝卽位錯

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

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孽師古曰庶

也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

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

宋祁云本無稱字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

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卽山鑄錢煮海爲鹽師古

曰公謂顯然爲之也卽就也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

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師古

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

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師古曰言於服舍爲姦非宮

中也服舍居喪之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

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

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

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

皆畏憚之於是迺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

王不肖有夙夜之憂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鄙陋無所象似也解在刑法志不

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

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師古曰更改也侵削諸

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師古曰滋亦益也日以益甚語

有之曰括糠及米師古曰括古也言初也日以益甚語

食也也音反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

矣師古曰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師古曰

疾謂在身中不顯於外請音材姓反常患見疑無以自白師古曰脅肩

彘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齋翕也謂斂之也彘古累

也放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

此師古曰言其本罪皆不合削地也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

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

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

理弃軀以除患於天下師古曰循順也意亦可乎膠西王瞿

然駭曰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音居具反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

固有死耳安得不事師古曰安焉也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

或天子侵奪諸侯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蔽忠塞賢朝廷疾怨

諸侯皆有背叛之意宋祁曰叛當作畔人事極矣彗星出蝗

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

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師古曰方音房

又音旁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

洋音羊

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

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大王幸

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

報吳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為使者師古曰潛至膠

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為

漢十二師古曰不當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文穎

之太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迺

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留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

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

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留川

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

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

東王為渠率師古曰渠大也與留川濟南共攻圍臨留趙王

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

師古曰悉盡也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

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

等皆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

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

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

王留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

故長沙王子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嗣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

之反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

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為故孟康曰故事也師古曰言專以侵辱諸侯

為事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人君者言諸王各自君

其國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

多病志逸不能省察師古曰逸放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

國雖狹地方三千里音胡夾反人民雖少精兵可具

五十萬本○宋祁曰浙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

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謂其曾豪又可得

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

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

北當長西走蜀漢中告越師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也

也定長沙已北而西趣蜀及漢中平定以訖使報當作

也走音奏○宋祁曰顏注已北當作以訖使報當作報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厲王三子為王者淮

濟南衡山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

與寡人會雒陽師古曰臨晉關燕王趙王故與胡王

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

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

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師古曰言心有所欲壹有所

出久矣謂師古曰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

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

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以

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師古曰為此謂欲願諸

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

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

封千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

戶如得大將師古曰以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人

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

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宅封賜皆倍軍法

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師古曰於舊爵之外特更

與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

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師古曰言處處皆有之諸王曰

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

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迺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

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

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

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爰盜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

計盜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

之地師古曰適讀曰謫○宋祁曰浙本適字下有過字以故反名為西共誅

錯復故地而罷師古曰復音扶目反以下亦同方今計獨斬錯發使

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

人而刃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盜傳以盜為泰常

奉宗廟使吳王師古曰奉宗廟之指意也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

師古曰德哀侯廣之子也名通輔親戚使至吳師古曰以親戚之意諭說也吳楚

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

吳王聞盜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

誰拜不肯見盜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

守且殺之盜得夜亡走梁服虔曰梁王與吳戰盜得奔梁遂歸報條

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集至雒陽

○劉攽曰按此文有兩至雒陽失於刪除又按太尉云吾據滎陽然則得劇孟在滎陽當敘在雒陽下

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師古曰意不自

言得安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

陽師古曰言劇孟既不動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

陽○宋祁曰雒陽本作淮陽前有雒陽此當作淮陽夏公謂劉固善疑顧未見景文所見浙本爾

然則唯黃問故父絳侯客鄧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

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

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

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鑿道師古曰鑿使

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

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師古曰人亦藉假也

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

己利於吳為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它利害

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即

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

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

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

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

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行閒候司馬

孟康曰行伍閒候也師古曰在

獨周丘

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

○宋祁曰南本酤作酷

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

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

報王迺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

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

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

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

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

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破城陽中尉軍聞

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引兵歸下

邳未至癰發背死癰○宋祁曰當作癰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

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

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

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師古曰憐其國絕故加恩惠而更封王幽

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

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

亡命罪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私錢殺亂天下錢○宋祁曰注文天下錢浙

本作天子錢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

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

王卬濟南王辟光留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

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為

虐暴而印等又重逆無道師古曰重燒宗廟鹵御物

如淳曰鹵抄掠也師古曰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

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

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師古曰置

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

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

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

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宋

上使人告當作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

相弟張羽為將軍李奇曰相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

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師古曰會下邑欲戰

師古曰下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

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

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迺與其戲下壯

士千人夜亡去師古曰戲讀曰度淮走丹徒保東越

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

越師古曰啗音徒濫反解在高紀東越即給吳王師古曰吳王出勞

軍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載謂之縱蘇林曰縱音從容之從師古曰縱謂以矛戟

撞之音盛其頭馳傳以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吳王太子駒亡

走閩越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

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留也三

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留川王各引兵歸國膠

西王徒跣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

觀之以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

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之○宋

浙本無不聽漢將弓高侯續當遺王書師古曰曰奉

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

須以從事

師古曰言王欲以何理自安處
吾待以行事也處音昌汝反

王肉袒叩

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迺苦將軍

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

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

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

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誅錯

○宋祁曰

浙本且字下有以字今聞錯已誅叩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

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

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

之曰王其自圖之

師古曰圖謀也

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

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留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

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

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贊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集和也故雖疏

屬以策為王鎮江淮之閒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

晉灼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恐其大臣缺望澤卒得王故云以權激呂氏也○宋祁曰注

文恐以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

哉劉晉灼曰劉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言之呂后而

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

相累誤累音力瑞反○宋祁曰此中注言卿者浙本

啟曰謂田生謀欲王劉澤先說張卿王諸呂而後請

王澤是發於相重也太史公作傳美其有成班固

危亦本曉改之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以其眾

上○宋祁曰斂字逆亂之萌自其子興謂始生也古者

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鼂錯為國遠
慮禍反及身毋為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師古曰

謂書之
錯適當
贊引之
者此言耳

前漢書卷三十五

前漢書卷三十五 列傳

三 中華書局聚

明萬曆卷三十一

...

...

前漢書卷三十五考證

荆王劉賈傳高帝從父兄也○臣召南按史記曰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此云從父兄史記曰劉澤諸劉遠屬此云從祖昆弟皆班氏補史記之缺略也

賈輒避不肯與戰○臣召南按史記作賈輒壁不肯與戰是堅守壁壘意此作避是避其鋒也

燕王劉澤傳大謁者張卿○宋祁曰疑卿是字釋其名也○臣召南按此書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作張釋與史記呂后紀同而匈奴傳作張澤與史記文帝本紀及表同宋祁疑卿是字是也但史漢每遇澤釋字輒互異如張良傳建成侯呂澤實是呂釋之此宦者張卿名釋名澤究難懸定也

引兵與齊王合謀注疑此傳誤也○臣召南按顏注是琅邪王本無意于誅諸呂特見詐于齊王其後又因敗以爲功耳是以通鑑從齊王傳

肥如令郢人注肥如燕之屬縣也○顧炎武曰地理

志肥如自屬遼西郡不屬燕武帝本紀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之屬于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邊郡之時也

吳凜傳上患吳會稽輕悍○顧炎武曰錢康功云漢書吳王凜傳上患吳會輕悍今本漢書並作吳會稽不知順帝時始分二郡漢初安得言吳會稽當是錢所見本未誤後人妄增之○臣召南按吳會猶言吳之都會也胡三省通鑑辨誤已嘗論之

吳有豫章郡銅山注韋昭曰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臣召南按注中章郡故章二章字俱應作鄣字鄣郡卽丹陽郡也志有銅官

括糠及米注師古曰蓋以犬爲喻也○臣召南按索隱曰言括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滅國也顏注迂曲不如索隱說

使輕兵絕淮泗口○胡三省曰泗水南入淮故謂之

淮泗口

前漢書卷三十五考證

前漢書

卷三十五考證

二一中華書局聚